

文選滌註

和16
1199
8



和16
1199
8

當為古今第一
篇精深而偉麗且
音節頓挫讀之
鏗然
只引秦事最真
切明白用取得
戎宛等字便有
態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瀚註

上書秦始皇

時韓使鄭國間秦作溉渠覺大臣請逐客斯在逐中故上書

李斯

楚上蔡人為秦客卿後以為丞相二世世信趙高譖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
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
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
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
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
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

善無上字

此向使及後藉冠兵句俱是韻應侯

此時已稱陛下善氏作隨

一正一反又分兩節後一節正反覆發明甚痛快此等驅運處不可謂法然

却是步驟五臣無可字

兩反結氣甚急

能用只是筆力操縱中律便有如龍之勢五臣兩作可

此節意不免重前文勢雖好然終是病

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
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
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
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上四
君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
君却客而不納疎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
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崐山之玉有和氏
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
鳳之旗樹靈鱗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

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
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
後庭駿馬馱騃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蜀之
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
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
綈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
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扣缶彈箏搏髀而歌
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
異國之樂也今弃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

五臣無者字
善無之字
上面氣太急故
此處散作兩比
以緩調承之
是鋪序節奏

五臣亦作可
斷得有力

虞若是者何也。快意之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弃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

總前意緩語軟
收味態有餘

五臣益作答

士退而不敢西，畏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以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穆公使人間要由余，遂降秦，以客禮待之。又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穆公欲重贖之，恐楚不許，以五穀羊皮贖之，授之國政。百里謂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乃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邳豹，晉大夫也，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商鞅，衛人也，張儀，楚人也，范雎，魏人也，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二枚，其二曰太阿，織離，馬名，翠鳳，以翠羽飾旗也，靈鱗，以鱗皮冒鼓也，騏驎，

良馬也。下陳猶後列也。珥瑱也。齊東阿所出。縞曰阿。縞，齊持遺也。

鮮徒河齋資

上書吳王

吳王濞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不欲斥言，故先引秦為喻。

是與吳王表言蓋有心照處，若但以文求似難解，然以故事互証之，亦不遂終不可解。繼之以幽奇勝而詞鋒持勁利且峭字險句層見錯出，真是奇之又奇。

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鄒陽齊人，上書吳王，不聽，去之梁。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關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

漢後破吳卒用
此計吳王覽此
而不知倫誠愚
哉故淮南王曰
吳何知反

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
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
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
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
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曲臺始皇所居之處未必有此名而陽擬言之
也懸衡懸法度也胡人馬盛揚塵故不見飛鳥
伏兎也鬪城不休至千里不絕此假言吳與諸
國并力為漢拒胡而實言諸國怨漢與吳連兵
北伐漢也強趙以下言諸國不齊心之故事必
無成也趙幽王為呂后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為
趙王以趙之河間地立弟辟疆為河間王無嗣
國除趙欲得其地故云責於河間惠帝時齊悼

惠王入朝呂后欲鴆之獻城陽地尊魯元公主
得免文帝封其六子為王故云六齊六齊不保
今日之恩而猶怨望惠帝呂后之事也城陽王
劉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
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故以
城陽王章以盧博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故以
顧念之也淮南厲王不軌遷徙而失國文帝立其
三子為王思墳墓者念其遷徙也救兵不專言
不專於救漢各為私情而不與吳同心也胡馬
遂進四語是假言胡越水陸伐漢實言胡為趙
難越為吳難也使梁淮南以下言梁與淮南共
遏越之糧而越之入為吳患益深折西河守漳
水雖以輔趙而胡之入為趙患益進此假言吳
思助漢其有後患如此其實隱言吳伐漢則梁
淮南并力以遏吳趙伐漢則折西河守漳水
以拒趙不欲斥言之故雜亂其言如此也

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

五臣無所以字

善無也字

善計作謀

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
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
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
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
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
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絃
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淮
南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
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

審畫百已

易精變易精思也下風言人之美行如風之馳
下也全趙趙未分之時絃服盛服也幽王反呂
后殺之厲王廢遷於蜀故云西諸賁專諸賁育也

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
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深割嬰兒
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
者豈非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
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
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

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敝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寒心銷志，見國家多難也。文帝未立時，齊王先舉兵，欲誅諸呂，故立後，遣東牟朱虛侯章、東褒齊王儀父。春秋邾儀父也，與齊相類，故引之。深割嬰兒，謂齊王六子中，有嬰兒亦割地王之也。壤子，猶愛子也。方言曰：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文帝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揖早逝，徙武為梁王，是二王而兼三王之地，故云益以淮陽也。益，淮陽以上言。文帝待諸侯之恩厚也。濟北，即興居也。聞帝之代，乃反，使將擊殺之。弟，即淮南厲王也。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

言此二事，皆因臣下有象新垣平等，勸王反者，故也。今天子，景帝也。大臣難知，言不可探測也。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望東北分陰有金寶氣，言為吳計者，亦猶新垣之言周鼎不可復得也。灌以水灌其軍也。未以漢高帝之取勝結之，見吳非漢高比也。不幾，謂不可庶幾者也。

只一意而重複
說味態無窮古
無此物是初體
比物連類頗似
騷賦
思如泉涌若肆
筆出之而神彩
飛動詞章炳蔚
悲嘆憤激語蕪
諷刺使人讀之
千百遍不厭卓
為千古奇作

五臣無而字

於獄中上書自明

陽從梁孝王游慷慨不為苟合介立於羊勝公孫詭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
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
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
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
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
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晉

文選論注 卷二十一 上書

善無者字
善伴作陽與
也字

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
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
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
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
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

燕太子使荆軻刺秦王既發相氣見白雲貫日
不徹曰吾事不濟矣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欲
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為應侯所害昭
王疑之是時太白食昴太白將星昴趙分也訊
考三日問之知與前詞同否也
鴟夷以皮作鴟形以盛尸也

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

善無丹之
字

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
之魏臨城自到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
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
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
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
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
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
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
相信豈移於浮詞哉

善誠作成
二事上已有斷
語乃復申說一
遍更竟有味王
歌上秦昭王書
同法
善無下中山
二字
五臣無下文
侯二字

白頭如新。至老不相知也。傾蓋交蓋。駐車之傾也。藉借也。樊於期以已之首借於荊軻。以成太子丹之事。王奢齊臣。亡之魏。齊兵伐魏。奢登城曰。君之來。以奢故。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齊兵遂却。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尾生不去。抱柱而死。言蘇秦於天下反覆不信。於燕則有尾生之信也。白圭為中山將。戰亡六城。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馱馱良馬。烹以食秦也。食馱馱。投夜光。又為尾生取中山。以後事。總完上知與不知語也。

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

善人主作主上

善無道字飯牛下無於字

善無者字

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於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

臏。膝蓋。臏脚。謂刖也。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范雎為魏。齊笞擊。折齒摺脅。申徒狄。殷末人。諫而不聽。投於河。徐衍。周末人。見周亂。負石入海。司馬喜。二人。是見嫉而反為相為侯者。申徒狄。二人。是恐見嫉而亡身者。繆公。桓公。二人。則不為嫉妬所移者也。

善孔翟作孔墨

善名作明
五臣下也字
作矣

善無而字
子之田常申宋

魯意比于孕婦
申齊秦意
善無良字

善加作嘉

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舟之計，囚墨翟。夫以孔翟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良，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

威宣，威王宣王朱象，丹朱與象也。燕子噲屬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簡公屬國田常，田常卒弑簡公，魯宋以偏聽而危。秦齊以公聽而強。子之田常，偏聽之類也。封比干，修孕婦，公聽之類也。

夫晉文公親其讎而疆霸諸侯，齊桓公用其讎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

臣腹作腸

五臣愛作變
善犬作狗

善沈作湛

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曠肝膽。施厚德。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斬其袿。後以呂却之難告文公。是親其讎也。齊桓之讎。管仲也。列女傳曰。楚王欲以於陵子終為相。使者往聘。子終與其妻逃。為人灌園。子仲。即子終也。七族。高祖至會孫也。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誠助臣請。必能。吳王偽加要離罪。燔其妻

子。要離走見慶忌。刺殺之。此段言人能相信。雖讎可用。不相信。則為去相灌園矣。此世所以無荆軻要離之人也。

善無路字

前說意已詳至
至此忽又突起
奇喻振起一篇
精神詞工意妙
真是雕龍絕技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燔木根。抵輪。困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

善治作政

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

柢，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容形容也。

五臣之言下有以字

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涓，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樂之語，馳域外之議，獨

善議作義

善無沈於二字

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伎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五臣穴巖作巖穴

五臣無者字

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荊軻之秦，以千金之資賂蒙嘉，故得

見秦王太公以塗遘卒遇如鳥之暴集也昭曠
大明也阜食牛馬器也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
用采蔬於道子貢難之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
焦之有哉棄其蔬立枯於洛水之上樂書曰紂
作朝歌之音朝

摺
音拉

章奏也而濃至
若此蓋以賦筆
運之句鍾字鍊
意沈力勁

奇論

善無施字

接法緊

上書諫獵

時天子自擊熊
逐獸故上書諫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
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
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
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
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
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
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

正論

善故作固

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楛○之○變○而○况○乎○涉○豐○草○
 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
 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
 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
 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故○多○藏○於○
 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
 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也○
烏獲秦武王力士慶忌見鄒陽獄中上書註賁育孟賁夏育也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銜馬勒也楛馬口長銜也

上書諫吳王

溷怨望謀為逆乘為郎中奏書諫不納去之梁

枚乘

以年考之乘在相如前而此書在後誤也

通篇只廣說譬喻更不一明指事亦是創立意象六略似騷賦文却不似以全字立意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椎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
 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置直諫則
 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惟
 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
 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

父子句於前後無當註牽君臣六未快或還是暗指吳太子事五臣無置字五臣心腹作腹心

此喻反事之危

細玩調法似尚
未入鍊境

善無以字
就前語轉調點
意乃更醒快
善窮之下有
極字

此喻反謀之易
露

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
 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
 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
 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
 以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
 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
 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
 大感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
 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
 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
 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
 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
 善射者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
 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
 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
 絕其胎禍何自來哉泰山之霤穿石殫極之統斷
 榦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
 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

善射者下有
也字

善無我字
五臣統作綆
此及末段俱喻
邪念之宜早絕

此喻反謀之有失

通篇只此句稍涉正意然又只是泛論

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濯○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霽 全者安全之道也三十斤為鈞鎮壓也滄寒也統古綆字榦井上木也三尺曰圍
統 力救音
統 音

此文稍有戰國風度

上書重諫吳王

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削諸侯地吳王與諸國舉兵反以誅錯為名漢誅錯以謝諸侯乘復上書使罷兵

枚乘

善竿作竿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

善者作是

此書真大有可
起朝宗修治上
林皆武帝事景
帝時何得云然
蓋不特齊王一
事相抵牾也

鋒接只頂利劍
竟偏枯雖古人
不甚拘然終是
病

善無之字

五不如章法

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
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為吳禍。此臣所以
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
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
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
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
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
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
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
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
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
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
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
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
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
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
穀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
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

此後語甚精削
頗似鄒陽諫吳
王書
漢書齊王聞吳
楚平乃自殺今
乘先言之必有
一誤也
險句

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
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
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
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先帝遺約謂本封時地也御史大夫為三公謂
晁錯也隱匿謂僻在東海也方輸四方更輸也
山東吳之府藏也海陵吳太倉也朝夕池海也
關城函谷嶢武等關也羽林黃頭習水戰者也
三淮南見鄒陽上書不負約謂守漢約不從吳
也吳楚反齊王堅守距三國不從後纒布等以
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自殺四國三淮南與
齊也趙為酈寄所圍故云囚不可掩謂成敗事
勢甚明也張羽韓安國將兵在吳軍之
北韓顏當為弓高侯宿於軍之左右

詣建平王上書

朱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
南充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

辭連淹繫獄上書
景素覽書即出之

江淹

大約祖鄒梁王
馬任安二書橋
詞甚工得運思
亦微婉無奈氣
弱何

五臣臺作堂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
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
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
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
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王暨停
左右少加憐察

此進退及後上
次等俱本任安
書意變出却分
兩段前後安梯
是脫胎法

五臣乎作也

賤臣鄒衍也。燕惠王信讒繫之，衍仰天而哭，正夏為飛霜，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子，有女，女利財殺母，誣婦，婦不能解，告天，雷震下擊，景公臺隕。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

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圖履影，甲心酸痛骨。

局影側身，皆戒懼也。鳴盜，雞鳴狗盜也。三五，術數也。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明察九宮，視年在宮，就三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豫讓刺趙襄子，不成，襄子責之，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何以智伯死而為之報也？曰：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結纓伏劍，謂殺身也。所天，謂建平也。缺，毀也。

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每以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追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

此亦本上任安
書而變其意
善每以作是
以每

善無者字

明是將相意却
以華語貌之此
是藻繪法

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

少卿李陵字，見答蘇武書。漢書曰：嚴君平卜筮成都市，日財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授老子，谷口鄭子真，隱巖石之下，名震京師，簾肆謂君平，巖石謂子真也。

畧覺碎

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

漢書曰：直生直不疑也，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同舍郎妄意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舉孝廉，帝謂倫曰：聞卿為吏，第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乎？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絳侯周勃為上將，有誣告反，下獄，司馬遷遭腐刑，下蠶室，子陵嚴光也，與世祖同學，及卽位，變名姓，隱身不見。

後漢張仲蔚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

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
七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
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
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
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
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鬼不愧
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
因執事以聞

若出近代人手
天下樂業下便
可接而下官去
茲却乃如此鋪
張添飾此是六
朝姿態不爾恐
覺寂寥

齊魯燕趙義俠所出故以為言尚書中候曰周
成王觀于洛河沉璧禮畢至日昧榮光並出幕
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
周禮曰以園土教罷民園門獄門也晏子春秋
曰齊景公田於梧丘夢五丈夫稱無罪以問晏
子曰昔靈公田有丈夫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
命曰丈夫丘掘之五頭具在令厚葬之故云不
愧沉首後漢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鵠奔亭為亭
長龔壽所殺交州刺史行部至其地夜有婦人
來告冤曰妾還鄉為亭長所殺埋井中掘之果
然俱言冤
得明也

亦小格調然風
度却有餘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

梁武帝詔昉曰聊爲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

卿雖訥於言而辯於
才可卽制付使者

任昉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

未快

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

祖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性與天道事絕稱

言豈其多幸親逢旦暮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

句力弱

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惟君知臣見於訥言

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謹輒牽率庸陋式

巧辯才句轉得意

訓天獎拙速雖效崑鄙已彰臨啓慙慙罔識所寘

謹啓

俯同俯與羣臣同事也漢四世武帝也魏三祖武帝文帝明帝也南風舜所作樂動聲儀曰四時之節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之調露之樂謂調和致甘露也龍潛帝在齊時也賈馬賈誼司馬相如嚴徐嚴安徐樂也漢時上書俱拜為郎故以為比訥言辯才即帝詔中語也慙愧也

慙切女

只是鍊淨無冗語便是佳

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彬字士蔚為建綏太守忠貞卞壺也

求嘉中蘇峻反六軍敗績壺赴賊二子矜矜隨從俱為賊所害

任昉

五巨無當賜二字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修理臣亡

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坐臣門

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

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

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

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壺餘烈不泯固

淺意淡語却寫得濃至有姿態此是筆下撮湊

文選論注

卷二十

啓

二十四

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名教謂當時士大夫也。隱淪晉徵士翟湯也。壺及二子死，聞而歎曰：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左傳曰：凡諸侯薨於朝會，葬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壺為晉死王事，而不加爵賞，故云闕也。國策曰：秦攻齊，令曰：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

全以造語佳淡
語尤工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太傅齊明帝蕭鸞也。昉父憂去職，居喪不

知鹽味，冬月單衫廬墓，鸞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固辭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昉

善昉作君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庶品，示均鎔造。干祿祈榮，更為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醑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聞若無主。

善昉作君

善以作奉

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未快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謹啓。

聞

反

還肯不許其辭也。失圖荒迷也。限役謂從仕也。禮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若駟之過隙也。酌以酒祭地也。聞靜也。窮咽哀泣也。豈及多喻。言啓中不引他喻爲比也。無心自謂也。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無心。猶云孝治被於僻陋也。

敘事明核議論
請萬排體中絕
不易汚

奏彈曹景宗

景宗爲郢州刺史，司州被圍，詔景宗發兵往救。至三關，頓兵不

進。聞司州沒，卽退，遂失三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請闕。泥首待罪，一無所問。

任昉

梁高祖卽位，昉爲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無

却。願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

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

自古昔，明罰在斯。

古名退軍爲綏。司馬兵法曰：將軍死，綏。逗撓，逗留阻撓也。史記曰：趙王使趙括爲將，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卽有不稱，妾得無坐。魏太祖令曰：命將征行，但賞

文選

論主

卷二十

彈事

以華語羅括事
情大是筆力妙
處乃在存体面
占地步上

五巨歲作年

善轉戰上有
其字
此語似過在尔
時恐未能然

撰語真入妙境

五巨無景宗
即主句

功而不討罪非國典也
也出征敗軍者抵罪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蹙。擾。疆。
陞。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
東。關。無。一。戰。之。勞。涂。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
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
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
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
比。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
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特。受。降。可。築。涉。安。啓。

土。而。已。哉。實。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不。時。
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
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
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勳。疆。場。侵。駭。
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卽。主。

獯獫謂後魏也東關諸葛恪所作魏軍距之恪
令丁奉等亂斫遂破北軍涂中涂澗也魏步道
所出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罕千金之費
言速也司部司州也居延李陵出兵之所也耿
恭為戍已校尉以疎勒城傍有澗水可固據之
匈奴來攻恭於城中掘十五丈不得水恭曰昔
聞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
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再拜飛泉奔出眾稱

萬歲乃揚水示虜虜以為神引去漢武帝時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太子降作受降城言邁謂歸也匈奴逐水草遷徙故云水草有依三關延頸皆地名主謂為主首也

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邁茲多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擔裁弛鐘鼎遠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覲面目

五臣劣作當

行間行陣之間也指蹤獵之發蹤指示也獲獸獵之狗也左傳曰晉魏絳和戎鄭以女樂二八賂晉晉侯以樂之半賜絳造化喻君也潤草塗原以膏血塗潤原草也自已謂不得自辭也覲疆家坐賦于里縣太師自介其書謂也

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愍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未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

用意婉非妙筆固不能闡發若此五臣致作累

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結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

漢記曰代郡太守劉典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至典已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魏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必敗庸固謂景宗也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言提撕之甚也司氓司州之人也隨違謂隨所犯之事也

奏彈劉整

整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

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

千載美談斯為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馬援奉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見晉書汜毓濟北人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有立謂立志也

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欲

以雅語敘俚事以自有態

五臣無是以二字

善恒作常

善自使下有
伯字

此即今所謂具
由云者可見彼
時訴告審單格
式雖述俚語亦
微有致

善無隔箔二
字房作屋

五臣無物字
及字

善無共字

善揖整下有
亡字

善財作賦

善寅亡作亡
寅

善衆奴下有
整字無未字

善無行字

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
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
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
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
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太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
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
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
人來共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
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

列稱整亡父與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
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
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
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衆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
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
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
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
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
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行還擬欲自取當伯遂

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

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

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

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

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

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

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

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失車欄子

善無云字

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

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

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忠等

四人，於時在整子母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

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

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

奴列稱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

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

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提取，遂

善無喫字

善無婢字忠
作志

善無母字

善無苟奴二
字

善無稱字

善無作過

善無時字

善称作嫌

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絪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

五臣絪作繼

此文昭明刪去。今詳引之。令與彈文相應。

好用意好對得恰

善新作所無收

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闢茸。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統絪。惡積釁稔。親舊側目。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侄。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鐘庾而襜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

五臣法作付
善無欄字

五臣無其字

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欄籠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前代外戚整為齊朝后妃之親也。禮記曰。叔嫂不通問。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有私乎。對曰。兄子病。一夕十往。退而安寢。子病雖不省視。竟夕不眠。可謂無私乎。言整私其子而杖侄也。薛苞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田廬取其荒者曰。吾少所治。器物取其敗者曰。吾素所服食。高鳳字文通。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召。恐不免。詐言與寡嫂爭訟。遂不仕。俱東漢人。孟嘗文通。即薛高二人也。陸親事。見彈曹景宗。漢公孫弘為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一看。豈可以臨天下。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十釜為鐘。十六斗為庾。折契謂棄其債也。漢高祖微時。每貫酒。歲更而酒家常折券棄債。謂整第以六斗米之微。而取車帷為質也。

文選

而鍊功稍遜
亦是秀異流派

奏彈王源

沈約

善察作竅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廝庶販鬻祖曾以為賈道明目腆顏會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藥郤之

文選

卷二十一

彈事

三十四

家前徽未遠。既壯而室，竊貲莫非卑隸。結襦以行，箕箒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屨興言，思清敝俗者也。

左傳曰：齊侯欲以女妻鄭太子，忽辭。人問其故，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霍光欲以女妻，備不疑，不疑固辭不肯當。伉合相敵而合也，廝庶賤人也。以祖父之門第而取財，故云販鬻曾祖，樂卻晉三世卿也。後俱降在卑隸，竊貲因妻而得財也。襦，婦人之帷也。禮曰：母戒女，施衿結襦。箕箒，婦道也。宸歷，天子所居也。天子所居後有斧扆，屏風，負之言背也。

臣實懦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

鼠微物，亦盡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

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

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

諸府戎禁，預班通徹。而託姻結，唯利是求。玷辱流

輩，莫斯為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

辯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

寵奮胤胄。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王源見告

窮盡，即索璋之薄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

王慈吳郡正閣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婚。

臣結作好

善無罪字

璋之下錢五萬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卽罪主

後漢張綱爲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驥狐鼠城狐社鼠言其有憑藉也周禮曰八命作牧王之三公亦

八命也通徹通侯也舊言徹侯漢避武帝名故言通侯在遠謂爲南郡丞也高平地名魏滿寵爲太尉子偉嗣偉弟子奮至司隸校尉息子也鸞子之名也明其等曰閼王慈爲吳郡太守滿鸞爲其主簿西朝謂晉都洛陽時也武秋滿奮字潘楊潘岳與楊武仲爲世姻也第簣也

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蕪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爲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

善不蕪作蕪不

使已污之族未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
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
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毛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
媿管庫賤人也禮記曰趙文子知人所舉晉國
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
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
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子宋姓也言以貴族而與
賤隸為婚也同穴謂死則同穴也與臺賤役也
衡橫木為門凡庶之家也

答臨淄侯

曹植為臨淄侯愛幸
數與修書修答之

楊修

字祖德太尉彪子舉孝廉除郎中丞
相府主簿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
太子以下爭與交好後曹操以
漏泄言教交關諸侯收殺之

修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
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
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
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修
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
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

有詞華有風
及第鎔鍊尚未

臨淄書中已作
非語歷數諸公
此答但點一二
語已得何乃
如此排列

此一段語稍無
得一刪更妙

莫能字与下箱
口意稍礙

善千金下有
然而二字

論得是

婉勁有致

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
 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
 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
 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
 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
 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
 殆如此矣是以對鵬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
 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
 受顧錫敎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
 字直千金弟子措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
 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
 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
 作若此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讐邪君侯忘聖賢
 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
 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
 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
 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
 緒瓌瓌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

罪

彌終也。嘉命，即植書也。仲宣諸人，俱見曹植書中。周章，馳逐也。發旦，武王周公也。詩云：母氏聖善，言母教也。植作鵲鳥賦，命修作，修辭不為，又命作暑賦，雖成，終日不獻。植書云：後誰復相知，定吾文，故云。教使刑定，呂不韋作呂氏春秋，淮南王作淮南子，布之都市，懸千金，莫有變易者。今之賦頌，即植所作，是古詩之流，但未經孔子刪定，故未能別其為風為雅耳。子雲與修同姓，故云。修家子雲，嘗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為，是悔其少作也。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豳風，諸詩此非壯夫不為者，故云。有誓也。鄙宗過言，即壯夫不為語。植書云：楊雄猶云：壯夫不為，故云。然也。晉魏顛追秦於輔氏，銘勳景鐘，景鐘，景公鐘也。所惠，謂賜文章也。莊子過惠子，墓曰：自夫子死，吾無以為質矣。植書云：恃惠子之知我，故云也。季緒，劉修字，好詆訶文章，礫礫小器也。

與魏文帝牋

文帝集云：上西征，余守樵，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盛歎之。

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繁欽

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辭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轉，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聲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

繪音寫聲妙極，形容語雖不多，風度却在子安，嘯賦上。

善聲作音

善變作轉

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泣隕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炳，審姐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賡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鼓吹音樂也。妓能也。車子，薛訪御車之子也。簫也。均者，調律五聲之均。長八尺。施絃也。黃門集樂之所也。一云樂官名。北狄征胡馬思，皆古歌曲。左驥史炳，審姐，俱當時樂人也。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中吹笙鼓琴，冀事速訖，謂西征事蚤畢也。

驥都年切

只贊龜賦一事
以華語見致

答東阿王牋

曹植為東阿王

陳琳

字孔璋，廣陵人，袁紹辟典密事，紹死，曹操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俗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權載笑，欲罷不能。謹韞積玩耽，以為吟頌。琳死罪死罪。

青萍干將皆劍名說苑曰干將莫邪拂鐘不錄
試物不知又曰所尚於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
焱火華也飛兔神駿也流星言其疾也
白雪綠水古詩曲東野巴人下里之曲
焱 鹽念切

山有風度

答魏太子牋

吳質

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

三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
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右廁
坐眾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
賦詩稱壽自謂可始終相保並聘材力效節明主
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
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
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

五臣隆作降
此處語稍無

五臣保作報

五臣誠作試

此下四節錯落
有節奏

益自比

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

善無伏惟所
天句

善生作日

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耄猶欲觸胷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勁鍊

手命太子來書也書云二三諸友零落略盡故云追亡慮存稱壽上酒也輻至如輻之湊於穀也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武帝俳優畜之以比阮瑀陳琳也嚴助以淮南王賂遺坐棄市吾丘壽王亦以坐事誅徐生徐幹也所天謂太子也更始封光武為蕭王光武曰吾三十時在軍中

來書云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故答之也
也。羣七十也割裂冒絳刃甘死也。悽悽敬也。
羣徒結切

視諸書較濃厚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質遷元城令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牋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待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
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
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即
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
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
也重以泚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
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

覽景述事頗似賦以感慨悠揚有態

蘇長公超然記本此

五臣存作想

此亦是道安

急行餘

善願作頭

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莅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曜靈日也。虞卿說趙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秦昭王遺平原君書曰：願與君為布衣交。君幸過寡人，為十日飲。沈頓酒困也。承前謂承前人之政也。平代二郡名。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過趙，趙相貫高等陰謀殺帝，帝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帝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韓信擊破趙，斬陳餘，泝水上，奇譎謂拔趙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安成，陳餘也。廉藺，廉頗藺相如也。漢文帝曰：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左車，即李左車。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

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願奉三年計最
詔許因留侍中又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
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後
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遠守劇郡
馭於繩墨胃臆糾結固無奇矣陳咸為南陽太
守賂遺陳湯與書曰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
恨竟入為少府
子公陳湯字也

稍有詞華六尚
覺率易未入鍊
境

為鄭冲勸晉王賤

冲字文和榮陽人位至太

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
祖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籍為之辭

阮籍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
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
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
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
曲阜奄有龜蒙呂尚蟠磯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
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

敘事處殊乏節
奏

五臣章作制

五臣無朝字
以下語稍腴緊

之士猶以為美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
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
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
馳，迴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
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宙康
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
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
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
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讐靡違。由斯征
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
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之
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
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
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敢以
陳聞。

勝臣賤臣也，龜蒙二山名，先相國司馬懿也。闔
閭，吳王，以比孫權也。三越，越及南越。閩，越也。獻
舞，獻其樂舞。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
王化，獻其樂舞。太原，晉封地，掃除吳會，滅吳也。
望祀，岷山，滅蜀也。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
支伯，堯讓天下於許由，言立功而身退也。

玄暉漢于詩此
賤渾似詩賦

五臣况作思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遷新安王中軍
記室賤辭于隆

謝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
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
每竭鴛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臯壤搖落對
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鳴咽况乃服義徒擁歸志
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蕙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
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

五臣浮作

五臣誓作遊

場圃奉筆免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
 容謙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
 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
 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翻先謝清切藩房
 寂寥舊葦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
 見去德滋末思德滋深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艤於
 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
 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
 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朝宗起海也沃若良馬行貌搖落謂秋時也東
 西謂別也服義服王之道義也墜雨秋蒂謂雨
 離於雲蒂離於樹無復返之期也兔園漢梁孝
 王園以比子隆也隆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
 遷西將軍荊州刺史三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
 絕流曰亂言已常從王也契闊勤苦也旃旌也
 沐髮晞陽喻已受恩也滄溟渤澥皆喻王波臣
 旅翻皆自喻也楊雄解嘲曰渤澥之鳥乘鴈集
 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故云旅翻先謝也
 藩房藩國也葦柴門也歸艤謂王入朝而已侯
 於江上也諸侯朝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朱邸
 朱戶也秋實蓋言實用也劉楨謂曹植曰君侯
 採庶子之春華忘家臣之秋實故用其語註謂
 桃李之實非也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著薪而失
 其簪哭甚哀言不忘舊也楚昭王亡其躡履行
 三十步而還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與之俱反
 自是楚國無相棄者東漢張堪與朱
 暉友善把臂謂曰願以妻子託朱生

此情事大難言
却乃說得婉妙
真是巧手

效語更工絕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昉

齊宣德皇后以蕭衍為大司馬錄尚書事昉為記室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
膺典冊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
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為恩眄睐成飾小
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
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
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明公道冠
二儀勳超邃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

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維此魚目。唐突
與璠顧已，循涯實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
則隕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奉
白。賤謝聞昉死罪死罪。

始蕭衍遇昉於竟陵王邸，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曰：我登王事，當以卿為騎兵。以衍善射，故也。此相謔之言，故謂善謔。謬先覺謂不預知行貴也。淪驕餌謂已事齊也。漢書曰：不與驕君之餌。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蟻蝨相弔。大厦構而燕雀相賀。衍殺東昏侯，昉免死，故云非弔。大厦喻蕭衍功成也。遂古，往古也。無紀，無能紀述也。何稱不可，稱名也。

百辟勸進今上賤

今上，梁武帝也。時授梁公，加九錫，辭，故勸進。

任昉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搢紳顛顛，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累繭救宋，重脰存楚。以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皇天后土

嗣宗勸晉猶存
体面此則全是
非上媚篡語然
摘詞自佳

善以作居

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鞏，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社。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邁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慙款，悉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善泯作前
五臣獨作兒
無將字

蘊崇也，尊崇而加以策命也。顯顯敬仰貌。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魯人不贖人矣。莊子曰：舜以天下讓石戶之農，石戶之農負妻子入于海，終身不反。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尸子曰：周公履乘石，假為天子十年，尚書中候曰：太公釣於磻，繇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維鈴，報在齊，佐旌，佐理也。太公以功得之。又天命，故不讓也。衍兄懿為豫州刺史，崔慧景反於丹徒，懿斬之。朱方丹徒也。荆河豫州也。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攻宋。墨子重繭往見公輸般，無攻宋。申包胥重胓。七日夜至秦，發軍擊吳存楚。呂氏春秋曰：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大不可負，以椎毀之，悅然有音，恐人奪已，遽掩其耳。時東昏侯欲掩已過，不能賞懿之功。歸政闍豎，鳩殺懿。論語比考識曰：殷惑妲已，玉馬走，玉馬謂賢臣，以微子去宋，喻賢臣去齊歸。

梁也。論語陰嬖讖曰：庚子之旦，金版刻書出地中。曰：臣族虐王禽，庚子也。桀以是日殺龍逢，龍與夏同姓，故云族。王禽，桀為禽也。懿與東昏同姓，今殺懿，亦當如此也。據輦輟哭，孫策死而孫權輟哭，陳兵而出也。獨居掩涕，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而光武臥席有涕泣處也。以孫權光武比行也。海若，海神也。登祇，登山之神。管子曰：登山之神曰俞見，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則見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束馬懸車，上辟耳之山，景從如日，景之從人也。詩傳曰：申屠狄非其世，將投於河。崔嘉止之曰：聖人仁人，民之父母，今為濡足故，不救人可乎？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恣款誠也。

奏記詣蔣公

晉太尉蔣濟聞籍有才備，問：「然遣吏卒迎籍，已去，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書勸說之，鄉親共諭籍，乃就吏，後謝病歸。

阮籍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方

嗣宗酒後放
為文宜豪蕩直
率今此記却雅
婉有度豈持杯
則猖狂操筆則
沈細邪

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含，咸也。尚書曰：咸有一德。上台三台星也，下走僕也。魏文侯師事子夏，擁篲為恭也。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以煖之，生黍，故云居黍谷，陪乘參乘也。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淪注

答蘇武書

漢書云：天漢二年，李陵率步卒五千，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

李陵

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答之。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

劉子玄親此書為齊梁文士擬作，蓋謂其詞氣稍涉華麗。又班史不錄，故云尔。然枚乘七發，王子淵四子講德，諸篇班史亦不錄，而詞氣亦復與西京文殊。豈此擬作邪？且齊梁文士，顏任輩印為最，其文與陳王諸表尚隔一閼，安能為此書哉？文果不似西京，然又不落魏晉，正是東京朱叔元等筆氣。凡文皆有濫觴，安知

此調非少卿為之階邪

少卿詩家宗匠此述情事處亦純是詩趣故當出少卿筆

畧點意然亦自具態

此亦是實情故說來自覺有味然大凡文字平不語動人惟是就曲中說出直本錯中說出苦然後痛切悲至有驚心動鬼之境此亦是人心不平易處善無每字

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
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
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
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
心能不悲哉

子卿蘇武字策名以簡書臣之名也陵前與蘇武書武有還答今陵又答也韋皮也韋臂衣毛毳幕氈帳也纂註謂韋鞞即皮條用以縛帳幕令可張弛笳笛類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
辜並為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

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

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

成夷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

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

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

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

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

令人悲增忉怛耳

左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鯨鯢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令先君

謂其父當戶

李廣之子也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

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

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

師出大漠之外入疆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

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

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

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

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疆踰十萬單于臨陣親

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

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創乘痛決命爭首死

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于戈然陵振臂

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

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

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

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復戰故陵不得免耳

先帝武帝也武紀云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

酒泉公孫敖出河西騎都尉李陵出居延時無

五將或武紀略之也梟若六博之梟堪勝也功

大難可比勝也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

八之字句法連
用欠節奏
善大漢作天
漢

說得濃至有態

此處亦微欠節
奏第此三節意
若條分縷析又
恐翻落緩弱無
此朴直矯健之
勢文蓋自有天
机難以勢論

善無得字

証評明切

善為也上有
所字

說得哀痛點得
醒是第一篇警
策

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徒首。無甲冑也。賊臣管敢也。敢為軍候。被校尉笞。亡入匈奴。時匈奴恐有伏兵。欲還。敢曰。漢無伏兵。因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弓矢並盡。於是降。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執事。漢朝執事之人。云云。罪陵之深也。前陵與武書云。陵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吳敗越。范蠡與越王棲於會稽。撫循士民。復伐吳。吳王自殺。曹沫。魯人。以勇士事莊公。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獻遂邑之地。以和復用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既盟於壇上。曹沫以匕首劫桓公。盡還魯侵地。漢書曰。公孫

教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

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蒞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何謂不薄哉

二子謂范曾覺與上下不接五臣謂賈周近是願遐舉二字又似未安善無此字証得寔五臣無長字

蕭何為相國為民請上林空曠地上怒下廷尉械繫之高祖病有惡樊噲黨於呂氏即曰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之屬高祖怒使陳平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有告韓信與陳豨反呂后縛信斬於長樂鐘室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呂氏曰越壯士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遂夷三族鼂錯患諸侯強大請削地後斬錯以謝諸侯周勃免丞相就國常披甲持兵自衛有告勃反下廷尉捕治之竇嬰封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論嬰棄市賈誼為絳灌馮敬之屬所害天子疎之以為長沙王傅周亞夫為丞相免子買尚方甲楯五百遂入廷尉不食五日嘔血而死二子善註指范蠡曹沫向註指周賈以周賈二子有遠舉之才而不得展故可痛也先將軍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衛青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入東道廣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不聽遂失道大將軍問狀欲報天子廣謂其麾下曰與匈奴大小

就蘇事反詰更親切有情

五臣無復字

十餘戰今大將軍令廣部行廻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廣年六十餘不復對刀筆吏遂自剄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嘉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

總收一篇意甚勁有氣凌風急兩如樂之亂章

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
在漢者會匈奴蘇武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
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後蘇武等死
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
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
命雖生何面目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抱持
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之北海無人處丁年
壯年也去帷謂嫁也典屬國如今之鴻臚也
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
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
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令

煩雜激烈最悲
最促洋洋盈耳

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
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
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死生辭矣幸謝故人勉
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
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刀筆吏獄吏也故人霍光上官桀輩漢書曰武
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陵所居在北茲云
北風者南風
向北而來也
鞞
溝
毳
吹去
聲

報任少卿書

少卿任安字為益州刺史遷被
刑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安乃

與書責以進賢
之義故報之

司馬遷

字子長河內人
初為太史令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
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
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
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
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
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

粗、直、任意
寫去而矯健磊
落筆力真如走
蛟龍挾風而且
峭句險字往、
不之讀之但見
其奇肆而不得
其構造鍛鍊處
古聖賢規矩準
繩文字至此一
大變卓為百代
偉作
先述少卿賜書
意起

提渾、述憤嘆
意
五臣無以字
善誰與作與
誰

引子期及悅已
語覺無當若謂
舉世莫知頂執
所來則死字終
碍眼且鳴琴為
容何指殊未快
然

迷谷書意

五臣無月字

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已者
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
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
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
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
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
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冤鬼私恨無窮請略陳
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牛
馬之僕自卑之辭也望怨望之意不相師不從

善也。用流俗人之言。徇時俗也。殘被刑也。穢惡
名也。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即欲為善當為誰為
之。復欲誰聽之乎。蓋言已所處之地非推賢之
地。君亦不受已之推薦也。呂氏春秋曰。鍾子期
死。伯牙破琴絕絃。以為世無賞音者。隨和隨珠
和璧也。由夷許由伯夷也。點辱也。東從上來從
武帝東遊也。賤事家之私事。少卿為戾太子事
囚於獄。故云不測。雍祀神之所。不可為諱。言死
也。懣悶也。長逝亦謂死
也。謂少卿恨不見報也。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
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
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

五臣符作府
乏說舍後諸種
意脩身謂無虧
缺愛施謂急李
陵取與謂小節
取後世賢名恥
辱指宮刑立名
指著書

五臣矣作也

兩段一說宮刑
一敘平生摠歸
不宜荐士

本是憤語却以
豪氣出之文字
風神固在字句
外

善無下之字

先。諾。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
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
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
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
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
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

詎。恥。也。家。語。曰。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令
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孔。子。恥。之。景。監
秦。之。嬖。人。寒。心。謂。禍。將。及。也。同。子。趙。談。也。與。遷
父。同。諱。故。云。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
袁。絲。伏。車。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
豪。俊。漢。雖。乏。人。奈。何。與。刀。鋸。餘。同。載。絲。袁。盎。字。

善外之下有
又字
四不能章法

善無六字奉
字
善綱推作推
綱

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
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
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
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擐。旗。之。功。
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
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
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庭。末
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
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

朝廷羞當代之士邪

惟思也。太史令千石，故為下大夫。關茸，猥賤之稱。關，獐劣也。茸，細毛也。

下明所以得罪之故

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

守字無謂，莫書作自，奇士是

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身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富，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

伎才也。周衛，宿衛周密之地。謂朝廷也。戴盆，喻已處於卑闇之地也。媚，愛也。門下，侍中之官。媒，謂違合會之也。孽，謂生其罪釁也。

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

與李吞蘇書同，敘力戰一事而彼宛曲細說此

且截急下彼濃
態為此助力勝
各有長然此書
神氣有餘驅遣
如意讀此書後
便覺彼書氣萎
頓不振
善殺過下有
半字

善無季字
五臣軍士下
有卒字
善無更字

善得人下無
之字

善無視字

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
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氈裘之君
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
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
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
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
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
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
懼不知所出僕切不自料其畢賤見主上慘愴但
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
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
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
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白於天下矣僕懷欲
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
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
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
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
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

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

王庭匈奴庭垂餌猶送食也左右賢王匈奴王號沫讀作頰頰古沫字言流血在面如盥頰也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甘謂少則自絕甘則分之今云絕甘分少即此意也得其當謂功罪相當言欲立功以當罪貳師李廣利也初遣貳師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戰貳師無功故以遷誣罔理治獄官也囹圄即獄也秦曰囹圄

李陵既生降頽其家聲而僕又俾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

五臣先下有入字非有下有無字

善無俗字

善能與作與能

善無死字

連用四不辱五受辱甚壯偉與賈太傅治安策中連用淮陰等八反字同法

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屈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

直寫胸臆發揮
又發揮惟恐傾
吐不盡讀之使
人慨慷激烈欲
歎欲絕真是大
有力量文字
善無士字

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
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
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
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
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
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是言不辱者，所謂
強顏耳，曷足貴乎！

五臣威作畏

何次也。若人相次也。或作茸，茸推也。蠶室，密室。
使避風也。一二委曲也。素所樹立，即上主上所
戲弄三句意。理色，道理與顏色也。易服，犯罪者
著赭衣也。關木，柵械也。索，繩也。剔毛髮，謂髡也。
也。嬰繞也。金鐵，鎖也。毀肌，斷肢。刑足之類。威約
威為人制約也。畫地，云云。此疾苛吏之辭。言雖
畫地削木，亦不入不對。人當早定計也。
周禮曰：以圓土教罷民，故獄為圓牆。

且西伯伯也，拘於美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
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
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
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
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
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

五臣請作清
五臣無下衣
字

善早下有自字

五臣無於字

人不能早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

九州之長曰伯美里獄名具五刑謂五刑皆受也淮陰韓信也受械於陳於陳地械之也濟注曰陳徧也械徧於身也恐非彭越封梁王張耳封趙王敖耳之子抵罪伏罪也絳侯周勃也請室請罪之室魏其竇嬰也赭衣罪人之服關穿也三木桎械枷也季布任俠有名為項羽將數窘高帝購求布千金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賣於魯朱家為奴灌夫為太僕為丞相田蚡所怒縛於居室居室保宮亦當時繫罪人之所五臣作田蚡所居室非也罔法也繩墨獄吏之繩墨節節氣也

此下述欲善書意

五臣無情字凡文字貴鍊貴淨此文全不鍊大不其淨中庸稱有餘不敢盡此則既無餘矣猶竟不已於文字宜不為佳然風神橫溢讀者皆驚其跌宕不群翻覺鍊淨者之為瑣小意態豪縱不羈真所謂盡而有餘此所由筆力超越故此等文字最不易學之須多讀書卷舒氣充足據案一揮庶幾彷彿五臣幽作函

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繼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個儻非常之人稱

文選論已

卷二十一

書

十四

無於字
五巨無名字
五巨文王作
西伯

善賢聖作聖
賢

善無兩字
五巨乃作及

善無是字以
作已
善已作以藏
之字作諸

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
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
修列，不幸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
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
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
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
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
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

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
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
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
償前辱之責，雖被萬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知者
道，難為俗人言也。

臧獲晉灼曰：敗敵所破虜為奴隸也。韋昭曰：善
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
臧。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
醜稱也。涓儻卓異也。斷足曰臏，孫子與龐涓俱
學兵法，涓以為不及臏，乃陰使人召臏，以法刑
斷其兩足而黥之。呂覽呂氏春秋也，作於為秦

抵收歸憤嘆意
五臣口作此

善無之字
此亦亂章急管
促柱以寫其哀
激不如此前而
姿態太濃平緩
語豈收得佳

善自引下有
於字

應未書意
五臣無與字

前審夫此不信
皆於文字有文
勢中補此短句
然却損挫有態
更覺勁子長每
有此法
善祇作達
五臣略上有
故字

相之目、非作於遷蜀也、說難孤憤、亦非以囚而
作也、子長特取其事耳、然子長終自比於左丘
孫子、故復言之、綜
理也、軒轅黃帝也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
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
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
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
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
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
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

心刺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
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
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戮、辱也、鬻子曰、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
者謂之惑、此狂惑、子長自謂也、五臣以狂惑為
小人、非也、
曼、美也、

何二

是憤怨語而豪
邁自肆於詭激
處見態

開口便是不平
氣
五臣朽行作
行朽

五臣無不字

報孫會宗書

漢書曰：惲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遂治產業，起室

以財自娛，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以書誡之，言大臣退廢，當杜門惶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作此報之。

楊惲

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舉為散騎常侍，免官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惲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遂腰斬。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

善息乎作自守

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

底致也先人憚父敞也為丞相常侍宿衛之官時變謂霍氏也霍氏謀反憚先聞知封通平侯矇闇也猥猶曲也逆指謂逆會宗之指欲自言恐與會宗相逆也

兩不能是安驟任安書前漢顧先人賜書教督丘墓乎下流等語無非彼書餘

善無意字得全下有其字

善無思字

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勠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

五臣為識上有以字

朱輪以丹漆塗車轂二千石以上得乘之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北闕公車門漢上章者於公車有不如法以付北軍尉憚上書遂幽北闕五臣以為帝宮內非也公上縣官賦稅也

五臣弗作不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

五臣無也字

是恣肆事叙詩
六恣肆天有味
應

善瑟作琴

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魚。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五臣無下有
一字

有時而既言哀亦有盡時今得罪三年當無復惶懼也。魚炙也。缶土器。漢書註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放棄也。其曲而不直。喻朝廷皆諂諛也。不知其不可。言但取適性也。

五臣祿作力
無方字

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之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

五臣無卿字

五臣無上之
字

筆鋒自是勁快
慨嘆處有拋擲
之勢
五臣夷作戎

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
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覩子之志矣、方當盛
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雅知憚、指會宗也、董生、董仲舒也、明明諸語、對
策文也、西河、會宗所居之處、言會宗當得其遺
風、知去就之理、今臨安定、不免為
安定之俗所移也、昆夷、西戎也、

縱筆無結構然
雄邁之氣六自
不倫

論盛孝章書

孝章、盛憲字、會稽人、舉孝廉、補
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

孫策定江東、以憲首望、恐人歸之、囚禁、欲
殺之、融作書與曹公、欲致書於吳、以救之、
書未至、已誅矣、初、憲為臺郎、路逢童子、容
貌非常、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年十
餘歲、憲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知
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升堂見親也、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
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
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
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來年矣、春秋傳曰、

善會稽上有
有字

五臣存作在

善無復字

善執作繫無是字

五臣矣作也

五臣平作評

此與上句氣微不接疑有脫誤

善少下之一字

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凡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蹕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善溺作難

公羊傳曰：邢亡，狄滅也。不言狄滅者，為桓公諱也。天下諸侯有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融為孔子二十一代孫，故云吾祖。朱穆感世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平議也。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古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遣使者齎千金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馬死，乃以五

百金買骨以歸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暮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王欲致士請自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昭王平藉也

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公羊解曰隗子外姓也

齊北首燕趙齊突武河蘇得自公河味而齊有

而王不報嗣而王不封則士亦然高陵數百

自與魯魯幸自故封漸於自衣絲帶

則雖小本而益大既食猶登則主之至公對樂

人校之也

甚勁有氣識論
甚透快亦有辭
終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時浮為幽州牧守冀城欲收士心辟召涿郡王

岑之屬以為從軍事王莽時故吏皆引置

幕府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

彭寵以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費軍實

不從其令浮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

又受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

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初從世祖為大司

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為大

將軍幽州牧守冀城後

為大司空坐事賜死

五臣順作慎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
大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率自棄於鄭也伯通以
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

婉而醒

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有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族之計乎、

左傳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叔段、欲立之、請於武公、弗許、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既而大叔欲襲鄭、公伐之、大叔出奔、是自棄鄭也、伯通彭寵字名字、謂有聲譽也、疑浮相譖、謂浮譖寵於世祖也、滅族之計、謂舉兵攻浮也、註云、疑浮以引置王莽故吏而有異心、欲以此相譖、於主上、非也、

朝廷之與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

詰責甚厲然狀
宕有姿態
五臣施眉上
無以字

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起拜、何以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祈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

柱石、柱下之石、荷重任也、匹夫媵母、皆卑賤無識之人、感一餐之恩、尚能致死命也、三綬、兼三官也、後漢書曰、更始使韓鴻持節北徇、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以寵鄉閭故人、大喜、拜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發步卒三千人、歸世祖、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大邦、漁

五臣讓作議

陽也，巢鳩不孝鳥也，食母而後飛。

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

妙喻雖近，詭而實破的千載話柄。

五臣之功下有高字。

俠游，耿況字，與寵結謀，共歸世祖，挹損也。遼東豕，未詳所見。

且嘆且嘔大有妙致。

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為羣后惡法，末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

五臣少作，勿收語，銘利刺骨。

時伯通自號為燕，故云比於六國。幾里，幾城，詰問之詞，言合為一家也。孟津，河流衝激處也。東

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徵之，其妻勸寵無應徵。寵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怨浮，勸寵不應。前事自疑，即指不應徵之事也。後漢書曰：寵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于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詣闕，封不義侯。

逐段辨折功達有鋒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洪字子廉文帝從父

陳琳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項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

此想孔璋有意侮都督

破賊破蜀將張魯也，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敘為也。此即說事過實之書，九月二十書是文帝與洪書也，必道及陳琳敘為之。

意故此書後有倩人之言而此言自竭其思也遠以為歡使文帝見已辭以為歡也一二委曲也

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疆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

漢中蜀也三塗山名繪之細者曰縞魯地所出也蠻夷猾夏見虞書詩曰蠢爾荆蠻大邦為讎

善人作令

漢載二字覺生

唯諾之勢

五巨虎作虐

善無未字焉字屬下句奮作奪五巨也作焉

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虐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雷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

倉卒急速也。來命文帝前與洪書也。苗三苗禹所征。扈啓所征也。鬼方等以難征者。形容張魯之易取也。鬼方即匈奴。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崇虎崇侯虎也。左傳曰文王聞崇德亂伐之。三旬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壘而降。盟津。孟津也。武王初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可伐。武王曰汝未知天命。十三年大會孟津。伐之。科等也。言為下等之人也。彼謂張魯不逮下愚不及鬼方等也。不然猶不如此也。

五臣梁作良

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為彼之稔惡。雖有孫田墨斃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疆楚挫謀。暨

服隋有勢
列子湯問篇齊
國之富奚志
朋之言奚顧此
句法從彼來

至眾賢奔紂。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馬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

文帝答洪書曰。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騁奔牛之詐。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孫田孫武田單墨斃。墨翟禽滑斃也。季梁隨之賢臣。左傳曰楚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墨子曰。公輸子為雲梯。將以攻宋。墨子往見之。解衣帶為城。以箸為械。九設

攻城之械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子
墨子之守圍有餘平陽石門並蜀險地八陣一
日方二日圓三日牡四日牝五日衝六日輪七
日浮沮八日鴈行奔牛田單火牛也以蜀之險
而為入陣火牛之術必不易克也魚爛自內發
也總言張魯雖據險要無計臣謀士為之畫策
而守是以我師
長驅告捷也

善無之字
子勝當是何人

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績之
綵間自入益都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
之致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
倩人是何言歟夫祿驥垂耳於垌牧鴻雀戢翼於
汙池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廢之下乘也

只一倩人意何
用如許廣譬
覺傷煩

善無其字

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
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猶恐未信丘言必
大噓也洪白

睢渙二水名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
絺繡日月華蟲以奉於宗廟御服言其人能織
此故遊此者亦將學其土風所為也司馬相如
楊雄王褒皆蜀人子勝斐然疑有所出今註云
子勝猶小子也斐然強進貌殊覺牽強魯人不
識孔丘聖人乃云我東家丘者吾知之矣言輕
之也相馬經曰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
者目上陷如井字晨風鷗也駮如馬食虎豹丘
言註謂丘空也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纂
註云楚元王傳過其丘嫂張晏曰丘大也猶云
大言也噓
大笑也

章法小變

五臣無也字

五臣無大字

出脫詩好

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過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弃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乘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

爾雅曰：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孫策并江東，曹操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為子章取孫賁女。高祖封韓信為楚王，後為淮陰侯，故云失楚。光武至薊，彭寵上謁，光武接之，無異羣臣，以此不平。盧綰封燕王，將兵擊陳豨，豨求救於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為然，迺令匈奴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迺詐論他人以脫勝，使為匈奴間，而使范齊之豨所連兵，漢斬豨，其裨將言燕通謀，上召綰，綰稱病，是已隙也。後言無匿張勝，貸胡，即詐脫勝也。其布為淮南王，漢誅彭越，盛其醢，徧賜諸侯，布恐。

陰聚兵，侯旁郡警，賁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反，是漏情也。劉馥為揚州刺史，每請伐吳，操不許，是為抑遏。朱浮顯露見與彭寵書，蘇秦說韓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緒順也。順信所嬖寵之臣也。齎持也。暢通也。言通孫權之心，未必願此，皆由嬖臣與劉備故也。

分析得有理

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

此却太枉宜，未足服大帝，此非尋常寒溫，書何為此門，尚虛談。

五臣無取字

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挫抑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

韓子曰：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子娶胡君，以娛其意，羣臣有言伐胡者，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胡君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襲胡，取之，曹與孫之姻親，亦類是也。曹操臨荊州，權遣周瑜程普為

左右督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之，追至南郡，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相守歲餘，殺傷甚衆。仁委城而走，荆土本非已分，至不復還之。善註謂荆州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冀取餘地耳。不復還，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荆州之土？不復還我，五臣註謂荆非吳分，乃蜀地也。我與君謂曹仁弃城，其地入吳也。冀望益權之國，故曰冀其餘也。非相侵割，故曰無傷於孤。自遂言迷於臣子之道，不復遠悔其心也。項羽已滅，田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高帝恐其久為亂，使敖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自知罪深，不敢降，光武使曉之曰：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指水誓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

善並作至
五臣無湖字
此事在彭響間
如此掩飾猶可

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九江，貴欲觀湖濼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

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自謂得策，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

五臣無也字

撰句暢消

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

建安十四年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淝水又江濱郡縣恐為權所略微令內移轉相警備是時江西戶十餘萬皆東入吳江西遂虛議者指權之君臣也謂以民歸為榮而得策也未肯迴情不肯向魏也子胥諫吳王曰臣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智伯與韓魏圍趙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乃陰約背智伯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不聽果出易姓為輔氏穆生楚王之客不嗜酒王常設醴後忘之穆生曰可逝矣鄒陽事吳王濞屢諫不聽乃遊梁甚未可言力能取也吳恃水戰然越為三軍吳不能禦也魏王豹盛兵蒲阪塞臨晉亦以水軍戰也韓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驚張兵迎信遂虜豹吳魏皆水戰之不利者也

五臣無以作偽為

微事切明諭其君

善詭譎上有漢字

善無仁字

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心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與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

此因上言水戰不足恃故復飾言無以威脅重敵人也然徒以書相勸又恐增驕不足相動故

文選論注

卷二十一

書

三十三

以淮南三人為戒而以梁王二人為勉也淮南
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
出人隗囂自稱天水上將軍遣子恂詣闕王元
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強請以一丸泥東封
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然元計遂反彭寵見朱
浮與寵書梁王怨袁盎與羊勝公孫詭謀使人
刺殺盎天子遣使按梁事捕勝詭皆匿王後宮
韓安國泣諫乃出勝詭皆自殺使安國因長公
主謝上怒稍解竇融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
遙聞光武即位欲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說之
曰各據土宇與隗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
尉陀融召豪傑計議決策東向光武賜融璽綬
為涼州牧封安豐
侯後遷大司空

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
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

五臣前好下
者者字
肯人太難勢必
不能從曹公豈
昧於此將無故
為詭說以攻其
心離其交邪

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
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
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
不肯為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
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為
效開設二者審取一焉

子布張昭字權委以內外
文武之事婉猶親愛也

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
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

餘波淋漓是尺
牘佳竟正於率
中見風致

善忍不作不
忍大人之人
作仁
五臣無不字
五臣與作以

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
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
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
孤益貴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
其中願仁君及孤虚心迴意是以應詩人補袞之
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
在茲勗之而已

善無是字

用華語收

得降漢將得吳降者孫輔為交州刺史遣使與
曹操相聞權幽繫之劉繇避亂淮浦詔遣為揚
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疫旱指吳地
也來見昭副冀孫權來漢為已副貳也是不勞
車馬而於已益貴耳牽復言相牽引復
歸順道也濯鱗飛翼喻去逆效順也

善無梁字
只說宴遊事
文帝陳思與吳
揚等往來書六
但小有致不為
大佳昭明願乃
寬取想以其意
趣於已有相符
者邪
善無二字
善理作治
五臣六博作
博奕
西京雜記成帝
好蹴鞠羣臣以
為勞帝曰可
擇似而不勞者
奏之劉子政作
彈碁以獻帝大
悅魏文特妙此
技
五臣參作賓
此寫景正與子

與梁朝歌令吳質書

大軍西征時文帝為太子在孟津與質此書

魏文帝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筳微吟。樂往

建公幹兩詩同
合可見彼一時
雅趣

五臣無駕字
而下有遊字

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
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
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
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
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
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不
白。

季重。吳質字。局。近也。簡見也。言難以致見也。南
皮。縣名。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體以巾角拂碁
子。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黑白各六枚。先
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
角。元瑜。阮瑀也。異物。死生各異也。蕤賓。仲夏
也。易通卦驗曰。夏至。景風至。文學。太子官名。

大約傷逝者重
論文章

與吳質書

魏文帝

三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及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其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

五臣無也字

五臣無固字

善無皆字
評諸子文甚當
文勢六錯落有
節奏

五臣無者字
挿此教語中間
於法不宜然
却有害態詆謂
水到渠來無意

無必

善獨作續

善六作自

五臣無忌字

善無乃字

善無已字

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皆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今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頭白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

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

善秉作炳

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未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徐陳應劉，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也。撰定也。偉長徐幹字，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德璉應瑒字，孔璋陳琳字，章書也。公幹劉楨字，遵勁也。元瑜阮瑀字，書記亦書類。仲宣王粲字，獨善作續，謂仲宣最少，續彼衆賢，而善於詞賦也。伯牙絕絃，見報任安書。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遂命覆醢。光武有言云云。

賜隗囂書辭也。法言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文帝謙已非其才，而居太子之位也。昔日遊南皮之遊也。秉燭夜遊，出古詩。

不惟工說玉六
且善述情雅順
流麗絕有姿態

與鍾大理書

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
時文帝為太子從征在孟津聞
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於公索使臨淄
侯轉因人說繇繇即送之乃作書謝繇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
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
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
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
譬純漆赤擬鷄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
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

五臣無美字

五臣無也字

此事也却散得
如此濃此筆下
之妙
借事轉意妙
此書形容已不
啻賦

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
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
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
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
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
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
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賜，不損連城之價。
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
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肪

禮記曰：君子比德於玉。詩曰：願願印印，如珪如璋，垂棘與璠，結綠和璞，皆美玉名。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於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棄之。鄰人盜以獻魏王，王召玉工相之，曰：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工曰：此無以償之。五城之都，聊可以觀。魏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肪，猪脂也。四寶，即白黑赤黃也。抃，拊手也。仲茂，荀宏字。為太子文學，章臺，秦之臺名。趙王得和氏璧，秦昭王遣書，願以十五城易之。趙使藺相如奉璧至秦，昭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視秦王無意償，乃詐奪璧以歸。

文選論注

卷二十一

書

四二

六有華有鋒
至 鎔銀力似尚未

與楊德祖書

楊修字德祖書
論諸才人優劣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累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

善騫作軒無也字

五臣無能字

善無狗字

善妄作忘

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閒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

王粲在荆南，故曰漢南。陳琳為袁紹記室，在冀州。故曰河朔。徐幹居北海郡，為禹貢青州。劉楨，東平寧陽人，寧陽邊齊，故曰海隅。應瑒，南頓人，近許都，故曰此魏。上京，帝都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銜珠以報，因曰隨侯之珠。荆山玉，和氏璧也。吾王，謂操也。網絃，皆取禽獸之物以喻。

善世人下有之字不善下有者字
以子建之捷，獨動改竄如此文，何可輕易言引與丁對答，輕省圖微不見痕，迹此是筆力高處
五臣惡作麗

善未之作之未
善潤作泉於作其

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昔田巴毀

善無嘆字

五臣無共字

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辨，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

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推而遠之。龍淵寶劍也，季緒劉表子，爲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訶大言也，掎偏引也。田巴，齊之辯士，齊有稷城門，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魯仲連聞巴之說，往見曰：楚軍南趙，伐高唐，亡在旦夕，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象音，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呂氏春秋曰：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

相與二字無當
疑有誤

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咸池，黃帝樂六莖。顛頊樂，墨子有非樂篇。

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勲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

善薄德作德
薄

善流作函

五臣無則字

文選卷二十一

能滅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擊轅野人歌，野人之歌，尚應風雅，以此已之辭賦，亦有可采也。楊子法言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也。要之皓首，言至皓首而後此書可成。今日未可輕論也。惠子，惠施也。出莊子。

與吳季重書

曹植

陳思與吳季重原非真相，知故兩書類多浮飾語。

二雖字相重，古人文不拘如此。五臣若夫作使人。

善君作吾。自有酒如淮，有肉如坻，脫胎來。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讌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眴，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

五臣無欲字
善無由作久
無

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
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
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
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
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
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
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憲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
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亦猶病諸家有千里
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

善史作史
五臣夫作言

五臣無通而
蔽三字
善無正字墨
作翟
語

善無日字自
字下者字
五臣上易字
作而

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妓，何
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妓，而正值墨氏迴車
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
政。夫求而不得者，日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
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
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
數相聞，曹植白。

常調常戲也。鷹揚取詩尚父鷹揚之義。美壯之
意。文武俱全也。蕭曹文吏衛霍武臣也。新論曰
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植引言喻季重壯志
雖未必雋且自快於一時。如過屠門而快意者

等也。曜靈日也。急節速移也。逸過也。參商二星名。常不相見。去龍日車。羲和日御也。若木在崑崙山。言折取此木以斲日。使不得過也。濛汜日入處。治所謂朝歌也。喜事好事。少知文者。驥與和氏。以希為貴。若家有千里人懷尺璧。驥與和氏。不足珍貴矣。朝歌地名。原非樂也。墨子不好樂。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是其有不知音之蔽也。張目怒之也。王良伯樂皆善御者。然不改易其轍跡。喻吳質無改已之行。楚孫叔敖。鄭子產皆不易民而治。見朝歌之民。無不可化也。

濛汜 濛似

答東阿王書 東阿王曹植也

吳質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月。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關。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楹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漑。雖恃平原。養

善無也字

五臣虛作標

文選論注 卷二十一 書

辭雖華太約夫之浮

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皆質之所以憤積於胃臆、懷眷而悄邑者也、

自旋謂從鄴還縣也、因鄴中宴樂、故歸而伏念不已、猗頓古之巨富人、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賢士處俗、譬雖處囊中、其未立見、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未見而已、馮諼寄食孟嘗君門下、使收債於薛、諼曰、收債畢、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之薛、悉燒其券、到齊、孟嘗君曰、何市而反、曰、市義、孟嘗君不悅、後孟嘗君毀於齊、就國於薛、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顧馮諼曰、先生為文市義於今見矣、諼曰、狡兔有三窟、以免

死耳、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臥也、復為君鑿二窟、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金、遊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君臣大恐、使謝孟嘗君曰、願顧先王宗廟、始反國、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信陵君置酒、大會賓客、侯嬴為夷門監、虛左、自往迎之、後用其計、解邯鄲之圍、數者、指毛遂以下三人也、悄邑、憂貌、以上疊植書足下、鷹揚等語

善無欲字

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轍、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

俱似不情語

五臣於無聞
於作而

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
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微二八迭奏填簫激於華屋
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
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
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

所天指子建謂已所仰賴也此國以民為天民
以食為天之天註以尊敬解之非也仲父仲尼
也西施美女比子建嫫母醜婦質以自比言已
之侍子建有同嫫母之侍西施也近者之觀謂
子建所述宴飲之時也發微彈也二八少艾也
武王克商肅慎貢楛矢越裳獻白雉權備謂吳
蜀也言已若侍側不為燕樂之事當使遠方
臣服也此墨植書泰山為肉以下數語也

善無表字

善史作吏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
表也眾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
春秋載列以為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
賦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間習
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

還治諷采謂到縣諷頌子建所賜之文也左傳
曰趙武與諸大夫會過鄭鄭伯享於垂隴七子
從武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
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
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大
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三
事大夫尚書立政有三事大夫言居重
任也此答植書可令憲事小史等語

就迴字嘆久淹
借歌字反其意
總以偏墨不同
一句包之甚微
婉有致
五臣固作曰
排語多便竟力
弱

五臣臨作巧

五臣無者字

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後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詞。吳質白。

若言即植書改轍易行之言，墨子過朝歌，即迴車而質，四年言久也。一旅五百人，六尺曰步，武跡也。言朝歌狹小也。此反植改轍易行之言也。

與滿公琰書

滿炳字公琰，滿寵之子，為別部司馬。公琰曾過瓌，明日瓌欲遣

書謝，值公琰又使人召瓌，瓌以事不得往，故為報。

應瓌

瓌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戾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已，歡欣踊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晝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

務局小祇以徵
事為腴瑑語為
工此蓋任彥昇
所祖

五臣御僕作
僕御
作字有疾溢二
法為文亦然此
二語以溢妙
善上自字作
於

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宜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蕭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疾生見吳質答東阿書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魏公子欲往見之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徒步往兩人遊甚歡郎君謂炳也炳父寵為太尉璩嘗事之故呼曰郎君宣命周求徧求饌食以

給公琰也說苑曰宓子賤適單父陽晝曰吾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味薄而不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味博而厚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接於道子賤曰陽晝所謂陽鱈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詹何楚人以獨繭為綸芒針為鈎荆棘為竿剖粒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有酤酒者升槩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債曰汝狗猛人畏焉范武未詳所出必古之善為酒者此二事第言魚酒二物也牙曠伯牙師曠也義渠國名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安敢以服為辭又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有急不得去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候遵霑醉突入見遵母叩頭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令後閣出去驪駒詩篇其辭曰驪駒在

門僕夫其存驪駒在路僕夫就駕客欲去則歌
之也明發曉時也漳水名伯陽館老子廟也淮
南子曰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具於京臺莊
王不往曰吾聞京臺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
右淮甚樂忘歸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
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邑邑不樂也

與侍郎曹長思書

長思無
可考

應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闐闐
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
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跡有萬里之望薄
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
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廊署何武耻爲宰相千
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
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

兩語探得意妙

非字重用無字
四用覺之變

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天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詩云：叔于田，巷無居人。又云：出其闔堵，有女如茶。下章云：匪我思存，皆致相思之意也。闔，城也。王肅字子雍，魏黃初中，為散騎常侍，宿舊也。何曾字穎考，晉時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後進，謂少年也。薄援助，謂無親朋相援引也。高妙，顯貴也。參，如參佐之參。汲黯拜淮陽太守，伏地謝不受印綬，曰：願為中郎。出入禁闥，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耻義未詳，有由。

謂時勢不可為也。結駟連騎也。陳平家貧，好讀書，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揚雄家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有好事者，載酒肴從。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袁生未詳何人，是璩友也。樵蘇，薪草也。東漢閔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舍菽飲水，無茹菜也。

只祈雨一事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時廣川旱祈雨不得作書戲之

應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
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
雖廣、無陰以憇、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
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
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
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
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

五臣重作既

文選論注

卷二十一

書

五五

但引古就皮膚
間小轉意更不
據正理深論殊
覺味短謂之戲
良然
就彼用起予字
似乎失賓主之
辨

即淺意稍潤以
雅語風調鏗然
自是書記佳境

五臣扶作虐

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
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
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
想雅思所及。謹書起予。璩白。

雲漢之詩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言無所庇蔭
而處也。懋息也。土龍致雨。出淮南子。祈雨則祀
土龍也。泥人亦祈雨之物。玄寺道觀也。闕里疑
是廣川地名。矯首鶴立。望雨不至也。陽野。河名。
禹治水禱於此。桑林地名。湯有七年之旱。翦其
髮。鄜其手。自以為犧以禱。雨大至。左傳曰。衛大
旱。甯莊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無道。
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與從弟君苗君胄

言欲歸田
故報二弟

應璩

璩報。間者北遊。歡喜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
伯掃涂。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
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味踰方
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
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
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
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

文選論注

卷二十一

書

五六

善無每字
下有於字

五巨鉤作鈞

五巨地作下

善無令字

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
上每發夢寐昔伊尹輟耕邳惲投竿思致君於有
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鈞
緝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地
之樂會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
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師官授邑誠美意也歷觀
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
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遊
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

善成作或

之遊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
蹤丈人畜鷄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
無成遊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
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未明之期已復
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為言慎夏自愛璩報

芒北芒山也屋以草蓋曰茨大夏大屋接跡於
茅屋之上其涼過於大厦也四指為扶脩脯也
菴猶茂也若華若木之華在崑崙山折以翳日
使駐其景蒲且古善弋者便嫖古善釣者京臺
見與滿公琰書漢書曰桓生欲借書於班嗣報
之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棲遲一丘則
天下不易其樂汶上用閔子騫事言不仕也東
漢記邳惲字君章汝南人鄭次都隱於弋陽山

中、憚從都漁釣甚歡、留數日、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憚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山父、即巢父也、師官授邑、為衆官之師、而教授鄉邑也、周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不能待也、金張、金日磾、張安世也、金七葉內侍、張侍中、中常侍者十餘人、漢功臣之盛、無比、子孟、霍光字、淮南子曰、乘舟而惑、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悟矣、性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則不失物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丈人、即子路遇丈人事、劉杜、璩之友、朱明、夏節也

蒲且 質

與山巨源絕交書

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怨不知已、故作此書、自

言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康

別傳稱叔夜偉容色不加飾、而龍章鳳姿、質自然、今此文亦復似之、絕交字立意甚奇、彼時亦只是直吐胸臆、乃遂成一段瑋迹、其文格宏闊、亦是古今一篇大文字

五臣故不上有無字
良其藻鑑山公此故事、中亦非草

輕侮語固佳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嘗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悉熟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

驚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

山嶽爲穎川太守，濤謂之曰：康性行不堪任職，愜康之意，故爲知言。經常也。顯宗，公孫崇字，爲尚書郎。阿都，呂仲悌也。康與呂長悌書絕交，曰：少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不行不許也。故不知謂不悉我情也。旁通，博通也。多可少怪，言寬容也。狹中，不能容人也。遷，謂爲大司馬也。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尸祝康自喻，謂與庖人相通也。漫，汚也。

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乃今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流波。

此處亦只寬泛說

五臣達下有人字

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

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并言其兼利天下也，達人以下，是正已之所不能，而空語同知者也。老子為柱下史，莊周為漆園吏，故言賤職。下惠為士師，東方朔為侍郎，皆卑位也。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延陵季札也。吳將立季札，季札曰：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子臧，讓國者也。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曰犬子，既學，慕蔣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處朝廷，二語漢書贊語意也。

上巨無吾字

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疎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未雅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畧轉，乃起耳，又縱逸來

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繆，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

尚長字子平，王莽時司徒王邑薦之，固辭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入山，檐薪賣以供食，臺佟字孝威，隱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筋駑謂寬緩若駑馬也，任實謂用本情也。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

五臣以作吾

疾之如讐。幸大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

阮籍字嗣宗。口不論人過。禮法之士。何曾也。大將軍司馬文王也。籍在文王坐。時居母喪。飲酒食肉。曾曰。卿任情放蕩。敗禮傷教。宜投之四裔。文王曰。此子素羸。卿其忍之。萬石。西漢石奮父子。以謹慎著名。父子五人皆為二千石。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也。
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

此下乃入促節
七不堪屬禮二
不可屬法

迂筆掃去惟只
以道得寔便生
態動人自是千
古一奇

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裏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

好風度

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
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
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
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
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
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
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
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
而從其所懼哉

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痺濕病也執掌衆多貌所樂餌木等事所懼即九患也

如此非語却是
晉魏間常調

五臣相知下有者字直木曲者下俱有必字
五臣以得下有其字
五臣是上下有似字
五臣已字作自以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
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
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
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
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桶蓋不欲以枉其天
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
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
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

此語涉悔

五臣自試下有必字

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勸。不罰而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後世之亂。自此始。耕而不顧。家語曰。孔子將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嗇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徐庶字元直。母為曹操所獲。辭先主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

之業。今失老母。方寸亂矣。不言先主而言孔明。孔明與先主一也。華歆字子魚。管寧字幼安。黃初中。歆舉幼安。以安車徵之。寧將家屬浮海還郡。足下度內。謂胸中所好。即如下好。章甫嗜臭腐也。越人斷髮。不用章甫。故云。語出莊子。鴛鴦。雖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鴟得腐鼠。鴛鴦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亦出。莊子。道盡塗窮。謂死也。

說情事真宜可味

五臣時作時善無離字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矐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羸

自評甚當固自
謙亦是實話
五臣耳上有
而字
三耳字連用自
是不劉削一種
風調却勁快可
喜亦未嘗不具
法

取喻太激
雖涉輕肆然亦
却有質態

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
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
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
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
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
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
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
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
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翹。隨。燒。也。與。燒。音。義。同。最。近。之。謂。離。榮。為。快。此
最。近。吾。情。所。可。得。言。者。耳。長。才。廣。意。下。兩。轉。又
因。離。榮。為。快。說。來。言。長。才。大。度。之。人。無。所。不。包
而。又。不。求。富。貴。是。真。可。貴。若。吾。則。以。多。病。而。欲
自。保。非。如。長。才。廣。度。而。又。能。不。營。也。黃。門。閹。人
本。絕。陽。道。豈。得。稱。貞。康。自。喻。也。列。子。曰。宋。有。田
父。常。衣。濕。麇。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
廈。隩。室。綿。纈。狐。貉。顧。謂。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
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
戎。菽。甘。泉。莖。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
蜚。於。口。慘。於
腹。眾。哂。之

雅密有之然不若元瑜之宏壯

五臣興作生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石苞字仲容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

軍時遣徐劭孫郁至吳苞令孫楚作書與皓劭至吳不敢為通

孫楚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明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

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傳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晉文公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圍曹齊桓公之出過譚譚不為禮及其入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滅譚鄭伯非銜璧然以同降故連用之

五臣茶作塗

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

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

漢火德故云炎精貫綱也紐結也太祖魏武曹操也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五千里地曰神州中有五岳帝王居之凡中國皆言神州中岳嵩山也重光謂文帝也四隩四方也

琢句有之第結失之碎以此便覺文氣緩弱

五臣疇作酬

公孫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貢職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轡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

跡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

五臣有七字

公孫度本遼東人。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發兵。遂自立為燕王。盤桓不進。南國謂與吳通也。葛越草布也。出於吳。貂馬遼東所出。公孫淵與孫皓以物相結連也。控弦引弓之士也。宣王司馬懿也。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

嘖紙偏安甚妙
彷彿賦意

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二邦合縱。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扞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幾。長轡遠御。妙畧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劔閣。而姜維面縛。開

五臣采作彌

五臣而作則

五臣向作附

但於誇所伐木多遂忘却露出

所產木少

五臣通流作流通

五臣無則字

善如今下有日字

善無也字

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
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
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
深窺天命蟬蛻內向願為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
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
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强大殊不知物有興亡
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虎臣
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
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

伐樹北山則大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
船萬艘則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
如今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
日之謂也

先主孫堅也舉兵荊州討董卓晉王即司馬懿也深也毛詩曰深入其阻江介江間也魏景元四年鄧艾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大破之斬瞻會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劔閣距會劉禪詣艾降勅維降會南中嶺南也交趾郡吏呂典殺太守孫譚使如魏請太守及兵蟬蛻如蟬之蛻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翰飛高飛也飲馬南海謂將伐吳也周易曰黃

帝堯舜，創木爲舟。

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靡然改容，祇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蕃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楊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

一巨遂作自

五臣然作馬

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育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

有風度

電邁言急也。左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此言崇城之所以卑，由文王之退舍也。往使，卽所遣之使也。究，盡也。漢書曰：天子遣使嚴

架

迷

助諭南越遣其子嬰齊入侍宿衛羽校負羽箭之士游龍馬也凡馬八尺為龍渴賞貪賞也膏心下也盲膈上也病在膏盲言其危也俞附扁鵲皆古良醫宋公曰文王問

其危也俞附扁鵲皆古良醫宋公曰文王問

與嵇茂齊書

嵇蕃字茂齊于寶晉紀云呂安字仲悌時太祖逐安于遠郡在

路作此書與嵇康也嵇紹集云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仲悌與先君書時紹以太祖惡安又康與安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於景真實安作也

趙至

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書本呂安作而仍曰趙至從舊本也

造語工然六覺堆積而欠活動

五臣遊作逝

五臣鳴雞作雞鳥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

颺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
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
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
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

李叟老子也西遊秦中道仰天而歎曰睢睢而
盱眙而誰與居梁生梁鴻也東出關過京師作
五噫之歌與及關適越俱不相
涉但取其意耳嘉遁謂隱也

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
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休惕於長衢按轡
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

五臣武作舞

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表龍
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輦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
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遊
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
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遠征
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
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
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迺顧影中原
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

意調俱與前相
犯朝夕四句意
全同又同用征
字不知何為乃
爾

此蓋指司馬氏

善耶作維無
人字

五臣翅作六

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
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
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也。時不吾與。
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
憤悒者哉。

蘭。蔕。桂林。喻君子。傾頓。移植。自謂也。牙。弩。牙。絃。弓。絃。牙。淺。絃。急。則。機。易。發。喻。讒。邪。易。為。中。傷。也。橘。柚。生。於。南。方。至。北。而。變。華。藕。蓮。也。生。於。水。今。植。於。陵。龍。章。袞。服。裸。壤。不。衣。之。國。此。皆。言。處。之。不。得。其。宜。也。前。言。之。艱。謂。經。迴。路。以。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託。根。以。下。也。懸。鞍。懸。車。也。步。驟。之。士。謂。驅。馳。行。役。之。人。言。已。自。經。此。故。知。其。不。足。貴。也。崑崙。太。山。喻。權。臣。也。鉅。鐔。也。言。不。加。鋒。鐔。

而翅翮自為摧
屈傷之甚也

仲悌與叔夜至
厚安得相請若
此現此的當作
深真
善遊作棲

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
據潛龍之淵。仰蔭遊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
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
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
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
嵇生。永離隔矣。犛犛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
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
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

宛是四言詩書
尾用此調甚奇

風致有餘

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

雲肆如雲之布也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語言思爾金玉之音無從聞之但有遠心相望也斷金言堅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璞真也沉深也謂交道也恨不平貌

淺顯格調鋪叙最有次第首尾勻淨雖不甚雄奇然味態固自不乏

先贊美起

一句承上說勢陡入事如截奔馬之勢甚矯健有力喝得醒

與陳伯之書

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昏侯遣拒梁武伯之知勢屈降梁至是又以衆降魏故以此書喻之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寫書伯之丘遲之辭也

丘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弃鷲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

弃小志謂背齊也慕高翔謂歸梁也開國爲江州刺史也同王侯例故稱孤鳴鏑箭也穹廬甍

帳也。魏本匈奴人，故曰穹廬。

是冠藉語然却中情實

善無此字

善非作不

中人痛痒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弃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剗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栢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

爾心亦何可言

朱鮪為洛陽太守，殺光武兄弟，後光武使岑彭說之，鮪畏罪不敢降，光武曰：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曹操與張繡戰於宛，長子昂被繡流矢所中，繡後降，封列侯，剗，插也。吞舟，是漏喻法網之疎也。松栢不剪，不毀其先代墳墓也。

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氊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也。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

白彭寵書來

善無也字

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偽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離首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軛使車也節旌節也漢書注曰二馬爲軛刑殺也諸侯盟誓取白馬之血飲之以爲誓慕容超大掠淮北劉裕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胥獲之送京師斬于建康市王鎮惡剋長安生禽姚泓姬漢舊邦謂洛中與長安也北虜托跋珪也自平城遷都洛陽號魏王僞嬖世宗宣武帝也蕭衍廢其主寶融自僭立稱梁宣武漢時有藁街置蠻夷館沸鼎飛幕喻危甚也言魏破亡在即而伯之居之也

感慨有風致略似詩賦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俾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今當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辭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方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善無方字

答死者書為格
固甚奇若論文
則風調好造語
絕勝

此尚是常意
五臣無而字

北地至寒故以江南物色舊鄉之美感動之
城上女墻愴恨悲恨也廉頗趙將奔魏思復用
於趙吳起魏將治西河王錯諧之武侯召起起
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下其僕曰觀公之
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起曰君
誠知我使我畢能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不
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
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武王克商肅慎氏貢
楛矢夜郎滇池皆西南夷國名朝鮮東南夷昌
海南海也北狄魏也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
臨川王中軍將軍茂親謂
帝弟也往懷謂此書也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沼字明信為秣陵令初
孝標以仕不得志作辨命
論沼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答
往返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

劉峻

字孝標平原人生於秣陵朞月還鄉
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圍後為崔
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掌石
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
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
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
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

就淡中寫出濃
致所以妙

也。雖隙駟不畱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劔空隴有恨如何。

難謂難運命之書也天倫兄弟也沫滅也隙穴也駟馬馳也尺波電謝皆言速也墨子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死而無知則止矣若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之期三年宣王從諸侯出田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射宣王於車上伏殺而死漢文帝受釐宣室感鬼神之事問賈誼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聖賢墓記曰思王歸國京師後葬東平其冢上松柏皆西靡宣城記曰蓋山有舒姑泉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

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言鬼神之事果有徵則我書可答而劉之靈亦來應也新序曰延陵季子聘晉帶寶劔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返則徐君已死掛劔墓去樹而去

也。雖陳駒不啻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蔚然
故存其梗葉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夾宜
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
聞後陳而赴節但懸劔空隱存恨如何

莊子云天倫兄弟也
也。明馬融也。尺波電謝皆言速也。墨子曰。用宜
去。設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死而無知。則
樹而。有知。不。而。年。必。使。吾。君。之。期。三。年。當。上
津。未。熾。也。然。必。精。之。矣。豈。傾。斜。乎。玉。樹。瞻。墓
豈。餘。葉。翁。奉。不。言。而。也。翁。之。李。子。哉。亦。士。四。之
文。靈。衣。來。熟。也。佛。執。曰。或。刻。李。子。卿。晉。帶。寶。時
龍。由。也。言。思。轉。之。事。果。亦。婚。恨。非。誓。可。答。而。何
益。廣。泉。而。照。飛。亦。未。一。雙。今。於。樂。賦。錄。泉。也



